

“‘蜀道’为超大型、跨区域遗产，内涵极其丰富。蜀道申报世界遗产的主体是自战国时期(以官道开凿时间计算)至民国年间纵贯2000余年历史的、沟通秦蜀两个地区的区域性的混合网状道路体系，范围涉及川、陕、甘、渝四省(市)。”2009年7月，郑孝燮、罗哲文、阮仪三等9位专家学者向川陕11个城市市长联合发出《关于中国蜀道文化线路整体保护及联合申遗的公开信》，标志着蜀道启动世界遗产申报工作，期间大致经历了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与申报世界自然和文化混合遗产两个阶段。蜀道申报世界遗产已有16年，与其他申遗项目相比，速度略显缓慢。其中纵然与蜀道为超大型、跨区域遗产有关，也与申报的路径息息相关。下面就蜀道申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可行性进行分析。

文化景观遗产入选标准

1992年，文化景观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类型。相较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文化景观更加关注与体现遗产地人类文明与自然景色之间的关联与交融性，主要弥补混合遗产的交融性、合成性问题。文化景观是文化遗产的一种，2021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指出“文化景观类别的存在不排除继续吸收与文化和自然相关的重要遗产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可根据文化和自然的两个标准对其突出的普遍价值进行评定”。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部分文化景观为偏文化属性较强的自然与文化混合遗产，可结合遗产普遍价值适用10条标准中的任意一条。

蜀道契合文化景观相关概念

蜀道由人类主导，结合自然环境所创造。在人类刻意设计及创造、有机演进、关联性三类文化景观中，蜀道与有机演进景观——持续类景观最为契合。约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蜀道沿线即有人类生产生活，如中子铺遗址。约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东周，出现了以物换物的原始交易，原始道路逐渐优化改善，如白龙江、嘉陵江两大水系上邓家坪、张家坡、坪上等新石器时代同时期遗址。约西周时期，蜀王杜宇能统治川北及陕西南中等区域、陕西城西、洋县一带及宝鸡竹园沟等地出土了许多商周之际古蜀文化风格的遗物，证明辖地内部交通已经比较发达。公元前451年秦国夺取汉中平原至公元前316年秦司马错请伐蜀，古蜀国和秦国之间持续进行了百余年的战争，郝家坪战国墓群、宝轮船棺葬、昭化大坪子墓群等，均发现了与秦人或楚人相关的遗物。交通是古代大规模战争的基本条件，古人将秦巴山脉中的路径修建成了能够运送兵源和后勤补给的道路。秦建立了中国首个强大的封建帝国后，道路“车同轨”，构建了以都城咸阳为中心，通往各郡县的交通线路，并形成了完善的邮驿网络和管理制度。自秦统一巴蜀并在其后24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蜀道涵盖了交通、军事、政治经济、邮驿、文化交流等功能，文化遗存非常富集，如翠云廊荫翳蔽日，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完美融合，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孤例，蜀道成为偏文化属性较强的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1934年，川陕公路线建成并投入使用，古蜀道完成了历史使命，部分路段民间使用至今，成了古代中华文明的伟大见证，为消逝的文明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蜀道申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可行性研究

蜀道申报世界遗产的路径分析

申报文化遗产。全球文化遗产约占世界遗产的77.8%，我国文化遗产的这一比率约为67.8%。无论国际国内，文化遗产均为种类最多的世界遗产。从技术层面上，我国在申报文化遗产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2024年12月，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复了新版《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纳入蜀道等60处文化遗产项目，其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单独申报项目27项，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联合申报项目33项，文化景观4项。

蜀道具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良好条件，但按照2021版《操作指南》第60~61条“每年每个缔约国只能提交一项完整的预评估申请和一项完整申报(即一年一国一项)”，咨询机构每年审查的预评估申请数目上限为35个，委员会每年审查的申报数目不超过35个(即每年接受预评估和审查的上限为35个项目)的规定。从目前预备名单中的遗产项目及《中国遗产预备名单》实行不定期更新制度角度来看，蜀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年限上充满不确定性。

申报自然与文化混合遗产。全球自然与文化混合遗产约占世界遗产的3.3%，我国自然与文化混合遗产的这一比率约为6.8%。无论国际国内，自然与文化混合遗产均为种类最少的世界遗产。目前，列入《中国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预备名录》的双遗产共16项，其中跨区域的有长江三峡风景区、泰山扩展项目；“五岳”、太行山3项，但自1999年武夷山成功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混合遗产后，我国未再新增混合遗产。

五台山、武当山、嵩山、西湖、麦积山等文化遗产前期均申报自然与文化混合遗产，最终被确定为文化遗产，反映出国际社会对混合遗产的要求更加严格。混合遗产难点在于论证遗产地自然与文化两者的内在关联性，涉及多学科的评估、跨部门的协调等。混合遗产中自然要素与文化要素之间是并置的关系，二者相对平衡，需要综合评估混合遗产“1+1=2”的关系。

申报文化景观遗产。全球文化景观遗产约占世界遗产的9.8%，我国文化景观遗产的这一比率约为10%。至2022年，文化景观遗产登录世界遗产名录共计120项，分布于全球65个国家。作为1992年新出现的世界遗产类别，每年列入世界遗产的项目中所占比例，只有文化景观主题的数量呈上升趋势。我国目前有庐山、五台山等六项世界文化景观遗产。

2021版《操作指南》中直接删除(不是修订)了遗产线路等特殊类型遗产，指出“文化景观不排除申报具有文化意义的长

距离的代表交通和交流网络的线性区域的可能性”，实际已将部分文化线路遗产并入了文化景观遗产。为此，蜀道申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兼具了文化遗产、文化线性遗产、自然与文化混合遗产的所有有利条件，是当前申报的最佳路径。作为与蜀道最为相似的大运河保护和申遗模式值得借鉴，川、陕、甘、渝四省(市)可以联合向国务院请示开展蜀道保护和申遗工作，经国务院批准后，将蜀道保护纳入国家重大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在国务院的指导下，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牵头，沿线四省(市)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部门建立跨地区、跨部门协商机制，在部省会商小组的统一指导下，蜀道沿线城市建立保护和申遗联盟，合力推进保护与申遗。

(广元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24年度蜀道文化研究专项《蜀道申报世界遗产的路径策略研究》课题组)

遗产

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的大背景下，大遗址在新时代乡村建设中有着强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如何更好地促进大遗址保护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融合，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课题。薛国故城位于山东省滕州市南部的张汪镇、官桥镇之间，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薛国故城是鲁南地区乃至国内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座东周古代城池，为深入研究东夷古国史、中国建筑史、黄淮下游地区的商周考古史提供了科学翔实的考古资料。

近年来，滕州坚持规划引领、项目带动，深入挖掘阐释薛国故城的历史内涵及时代价值，不断擦亮“千年故城 薛国遗址”金名片，在乡村全面振兴大背景下赋予薛国故城全新生机活力，探索大遗址保护利用的新路径。

古薛国是古代山东地区存续时间最长、序列最为清晰东方古国之一，它兴起于史前文化非常发达的薛河流域。古薛国自夏代立国，历经商、西周、春秋，直至战国中期被齐国所灭，前后延续长达千余年，涌现出了“造车鼻祖”奚仲、贤相仲虺、“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等一批载入史册的著名历史人物。薛国故城是周代古薛国的都城，始建于周代，废弃于魏晋之后。根据已有考古发掘成果，薛国故城现存地上一大城和地下一两小城。大城为今地面所见到的城圈，始建于战国中期，周长10615米，总面积约6.8平方千米。大城东南角地下发现一座面积约60万平方米的小城，始建年代为春秋早期。该小城内还有一座小城，始建年代为西周早期。2011年，薛国故城被国家文物局列入“十二五”时期六大遗址片区的“曲阜片区”，并跻身国家重点支持的150处大遗址名单。2021年，薛国故城入选“山东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项目。

强化组织领导，为保护利用夯实基础保障。健全完善的管理体制是大遗址保护利用的制度基石。薛国故城保护利用是一项系统工程，滕州各有关部门牢固树立全局观念和一盘棋意识，加强配合、统筹协调，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的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自2010年滕州市启动薛国故城保护管理工作以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找准切入点组织开展薛国故城保护利用专题调研，多次在人大议案、政协提案中提出针对性、可行性、实效性强的建议 and 对策。2013年，滕州市专门设立了薛国故城前掌大遗址保护管理所，每年市财政列支专项资金用于管理所日常运转和巡查看护。2023年以来，将薛国故城城墙抢救性保护二期等重点文旅项目纳入市委跟踪调度重点任务，实行清单化、责任化管理。各级领导、相关部门深入一线实地督查指导，及时研究解决现场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为全力推进公园项目建设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2024年至2025年，滕州市政协连续两年围绕“千年故城 薛国遗址”精心组织开展专题调研协商活动，积极为建设薛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言献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打造集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于一体，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的重点建议。

坚持项目带动，为保护利用培育强劲引擎。将文物项目作为推动大遗址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和重要支撑。滕州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积极向上对接沟通，为薛国故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争取薛国故城保护专项资金，科学编制规划方案，组织实施重点工程。2011年，滕州市委托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编制了《薛国故城文物保护规划》，根据遗址本体与环境整体保护的需要，合理确定了规划范围，明确了保护目标。2013年以来，滕州市委托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多家专业机构分别编制了《薛国故城城墙抢救性保护一期工程设计方案》《薛国故城城墙抢救性保护二期工程设计方案》《薛国故城安防工程设计方案》等方案文本，为工程落地实施绘制了详细的施工图。坚持以点带线，以线促面，组织实施了薛国故城城墙抢救性保护一期、二期工程，有效改善了薛国故城本体状况，优化提升了周边环境



薛国故城保护碑



薛国故城东南角

乡村振兴背景下大遗址保护利用路径初探

——以滕州市薛国故城保护利用为例

韩建军

风貌，营造了良好的历史氛围。薛国故城安防工程通过适度设置的视频监控系统和入侵报警系统、电子巡更系统，撑起了文物“保护伞”，筑起了文物“防火墙”，大大遏制了遗址盗掘违法行为的发生。目前，薛国故城东北角城墙本体保护项目正在深化设计项目方案。待东北角城墙本体保护项目全面施工后，整个薛国故城城墙将连接形成一个完整的环状城墙。

聚力考古研究，为保护利用提供核心支撑。大遗址考古是大遗址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扎实开展大遗址保护、展示、利用的科学依据。滕州坚持考古先行，持续系统开展薛国故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确定遗址概况，评估保存现状，认定遗址价值。20世纪20至40年代，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端兴起，海岱地区的薛国故城逐渐开始被考古学者重新审视和重点关注。20世纪40年代初期，日本著名考古学者关野雄首先对薛国故城进行了实地考察，开展了初步测绘和考古研究。多年来，薛国故城考古工作一直未曾间断。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对薛国故城进行调查，初步了解了城址的规模、城墙的范围和走向。在城内皇殿岗村东部发现一处汉代冶铁遗址。1984—1987年，1993—1994年以及2002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滕州市博物馆，对薛国故城进行了一系列勘察和发掘工作，初步查明了城内地道遗迹和遗存分布状况。2010年3月和2011年3月，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山东大学考古学系对薛河流域中下游古文化遗址开展系统田野考古调查，期间对薛国故城进行了实地踏查。2024年，《滕州市薛国故城和前掌大遗址考古调查勘探工作方案(2025—2027年)》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实施。今年年初，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启动实施了薛国故城全面系统性考古调查勘探项目，为建设保护展示工程和考古遗址公园提供科学依据，绘制“考古一张图”。

注重阐释传播，为保护利用注入活力源泉。深入挖掘、广泛宣传大遗址蕴含的文化精髓和时代价值，创新展示利用方式，是让大遗址“活起来”的重要手段。滕州坚持守正创新，积极探索薛国故城活化利用模式，努力让遗址焕发新生、创造价值、赋能发展。

一是以薛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为抓手，规划实施薛国故城保护展示、薛国故城东北角城墙本体保护、薛河流域中小型古遗址环境整治和标识展示试点等多个文物项目，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建设，整体提升薛国故城保护利用水平。

二是以公共文化服务为目标，布局建设主题乡村博物馆。张汪镇杨楼村古薛文化馆建成开放，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集中展示薛国故城重大考古发掘成果、重大历史事件、成语典故起源等。规划建设薛国故城考古博物馆，力求为观众呈现一幅生动立体、可观可感的古薛国画卷。

三是以文物主题游径为亮点，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滕州围绕打造“一城一园一山一水”文旅发展新格局，策划推出南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域旅游精品线路，让人们在旅游中感受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坚持“一村一策”精准指导，选取薛国故城保护范围内的杨楼村、皇殿岗村、孟仓村等重点村庄植入古薛历史文化元素，打造了集主题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文创等多元业态为一体的民俗文化街区。特别是薛国故城宫殿基址所在地——皇殿岗村，依托张汪镇“古薛风貌”街接推进区建设项目，深度挖掘古薛历史名人等厚重文化资源，通过“抱团发展”唤醒“沉睡文明”，逐步构建“三街九景”新格局。

作为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大遗址在传承优秀文化、推动乡村文明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让大遗址融入现代生活、赋能乡村振兴，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务实举措。下一步，滕州将创新思路、持续发力，运用文化创意、科技手段多维度展现薛国故城价值内涵，持续增添遗址公园社会吸引力，让千年遗址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20 世纪建筑遗产传承助力城市更新

金磊

日前，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专业委员会与北方工业大学共同举办“守护传承 阐释创新——第十批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推介及城市更新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契合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让文物焕发新活力 绽放新光彩”的主题，以文化遗产传承需要改革创新之思，启迪人们城市发展建设是硬道理，坚守文物保护同样是硬道理。作为上述学术活动的策划及主办方，对其亮点谈几点感受。

启幕20世纪建筑遗产两大主题展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新修订《文物保护法》)提出对文物与遗产价值既要科学阐释，也要充分展示。在第十批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推介及城市更新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揭幕的“遗产百年 致敬经典——20世纪建筑遗产摄影展”及“学府映像 文脉书香——20世纪京津冀高校建筑遗产主题展”，是主办方在解读20世纪建筑遗产如何被广泛认知、如何开展展览形式向公众及高校师生传播的一种尝试。

步入北方工业大学静学楼，贯通楼层、高达十几米的巨幅展览宣传海报映入眼帘，带给观众视觉震撼的同时，也激发了大家的观展兴趣。展览是一种视角，无法用一个展览穷尽所有问题及表达历史文脉，重在策展时要抓住细节与逻辑，让观众在其中既学到知识，又留住记忆。“20世纪建筑摄影展”，并非一般城市建筑景观的再现，它以全国共计九批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为拍摄对象，从征集的全国25个省(市)、189位作者的1100幅(组)作品中遴选产生。展览中展出的48位作者的58幅作品，既是第一次聚焦20世

纪建筑遗产项目的摄影展，又是20世纪建筑经典的文化新视角。“20世纪京津冀高校建筑遗产主题展”，以被推介的部分京津冀20世纪校园遗产为内容，讲述建筑背后的百年变迁“故事”。从始于1895年中国第一所官办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到1898年京师大学堂(1912年更名北京大学)，到1903年的北洋工艺学堂(河北工业大学前身)等，再到新中国的“八大学院”，城市更新的教育空间文脉生生不息。从此种意义上看，两个20世纪建筑遗产主题展，既呈现了最直观的建筑镜像，也阐释并展示了向新而生的文化遗产经纬。

编研《20世纪建筑遗产概论》与研究生论坛创办

2025年3月，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专业委员会与北方工业大学共同开办《20世纪建筑遗产概论》公开课，这是国内首次在高校全专业举办的讲授20世纪遗产保护的课程。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领衔，从中外建筑历史与设计哲学视角，讲述世界遗产的变化。至今已有八位学者体现了国际影响力及新变化的“20世纪建筑遗产”的内容，涉及建筑项目及建筑师，体现了与时代同频的世界文化遗产的艺术特点等。启动编研的《20世纪建筑遗产概论》是国内第一部专属20世纪建筑遗产的教材，旨在提出面向世界的、与《世界遗产名录》接轨的20世纪建筑遗产学

科研究与建设体系。会上宣布启动首届20世纪建筑遗产高校研究生论坛，恰如与会高校教师与学子所言，希望它的创立不仅激发广大学子对遗产保护的研究兴趣，更培养跨学科的专业素养及能力，不断以国际化的时代视野创新建筑遗产保护新类型、开辟新语汇。

再推城市更新坚守文脉的《北京倡议》

回望2016年第一批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推介，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专业委员会先后十余次发布倡议与建言。本次会议的倡议以建设文化强国为己任，在总结坚持“学术立会”理念的基础上，强调学术交叉与深耕求索；强调在建筑文博界不断植入20世纪遗产科技文化观；强调在紧随《世界遗产名录》的20世纪建筑遗产中，既树立经典示范，也致敬街头20世纪建筑巨匠，只有这样才能敬畏历史街区与建筑群，才能在传承中发展有文脉与底气的城市更新事业。六大倡议包括：要从对百年中国城市建筑的创新历程中，肩负起保护传承20世纪遗产的时代责任；要从系统讲述中国建筑遗产“谱系”入手，让20世纪建筑遗产教育走进高校课堂；要通过对中西合璧“中国固有式建筑”的实践，以开放包容的胸襟，开创一系列跨领域、跨学科的合作模式；要从新时代凸显20世纪建筑遗产的活化利用的契机出发，通过20世纪遗产促进城市高质量更新发展；要以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筑载体为基，在新修订《文物保护法》框架下，编研对行业有指导性的《城市建筑遗产保护法》。《北京倡议》的第六条，强调要全社会协同书写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新篇”，要将深圳等改

革开放先锋城市纳入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系列，并将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创新建筑视为“新型遗产”；全国高校，尤其是京津冀高校拥有丰富的20世纪遗产建筑，要拓展“高校开放日”，让公众走进来，真正让建筑遗产普惠公众。

发布《现当代建筑价值评估与更新设计指南》

如果说新修订《文物保护法》的贯彻落实需要行业努力与贡献，那么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就是服务城市更新最现实的内容。2023年10月在中国建筑学会、中国文物学会共同指导下开始编制《现当代建筑价值评估与更新设计指南》，此次正式面世。该标准由中国建筑学会科技咨询中心、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专业委员会主编，参与的建筑文博专家超过30人。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曹嘉明认为，《指南》作为现当代优秀建筑遗产保护传承的城市更新设计“标准”，从一定意义上契合了新修订《文物保护法》对不可移动文物及未定级项目的保护要求，同时适用于建筑遗产在传承中活化利用的途径。作为创新点，该标准认为“保护”是为保存现当代建筑及其环境、其他相关要素进行的全部活动，“更新”指改变现当代建筑，使其适合于现存的功能，或者被建议的新功能。在价值认知上，《指南》除重新完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外，还给出了更新价值的定义。在更新设计指引上按照对现当代建筑本体干预程度的由浅入深，提出了“保存保护、修缮装修、改建扩建”三种更新模式。

20世纪建筑遗产需坚持长期主义

推介大会的演讲是每年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发展的理念创新环节，既是最新思维的阐释，也是城市更新与活化利用示范案例的展示窗口。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常青，以30多载建筑学理论与历史研究及工程设计实践，开辟中国风土建筑谱系研究领域，创办了我国建筑院系第一个历史建筑保护工程专业，“20世纪上海石库门里弄遗产的存续途径”的讲述，以“永续思维”精进城市更新。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单霁翔以“20世纪遗产需要全社会高度认同”为题，不仅从国际到国内、从中国到北京、从文物保护到文化遗产保护诸方面，系统地梳理了20世纪与当代建筑遗产的价值，还提出20世纪遗产对城市更新坚守文脉的极端重要性。要让20世纪建筑经典在时光中永葆鲜活，就要在中国建筑文化注脚下“见人·见事·见精神”。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理事长徐全胜，以“20世纪建筑遗产与长期主义”为题展开论述，他将20世纪建筑遗产与长期主义密切结合，探寻了服务城市更新的方向。他认为，长期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价值观，对于城市更新尤其应倡导20世纪遗产保护的长期主义思想，即在全寿命周期使用前提下，实施建筑遗产的安全韧性保护、历史文脉传承保护、活化利用的创新保护。

(作者系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



学府映像 文脉书香——20世纪京津冀高校建筑遗产主题展